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四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李克文

五禮通考卷四十六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四十六

四望山川

蕙田案虞書望於山川又望秩於山川是祭山川皆稱望而周禮四望之祭與山川不同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

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兆不同典瑞兩圭有邸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玉不同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是樂不同又周禮于四望則曰祀于山川則曰祭是秩不同益同一山川遠而望祭之則名曰望祭於其地則直曰祭山川也而郊後之望不能徧及故獨祭其宗鄭氏所謂岳瀆是也而名山

大川不以封其禮不通於諸侯故魯之三望僭也春秋譏之若夫山川之祭則凡能興雲雨者皆足以濟民澤物而祈報由辟之典天子則及天下近者就祭之小宗伯所謂兆山川因其方也遠者或因事祭之書所謂柴望詩所謂陟高山是也或命有司祭之月令所謂祈祀是也諸侯則祭境内左傳所謂並走羣望曾子問所謂命祝史告於山川是也朱

子曰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明為所統屬則精神相通也詳考書傳專言山川則岳瀆在其中故禮謂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對四望言則四望大而秩隆山川小而秩卑故周禮壇壝牲玉樂舞之屬皆有等差通典通考以山川一門兼四望然經有明文不可強合今先列四望後列山川

分為兩節其漢以後祀典不常不可析別仍為合叙而封禪本非正禮因其有事于山川附綴于末焉

周禮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注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兆為壇之營域　疏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岳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岳之屬解之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

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于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于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岳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岳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鄭氏鍔曰魯有三望之祭或以為分野星及國中山川或以為日月星海考之書云望于山川唯山川則望而祭之故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即此論之則四望之為五岳四鎮四瀆明矣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而禮下于天子故望止于三天子有天下祭及于四方故凡名山大川在四方者皆望而祭之四望之祭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為之兆也

丘氏濬曰自古所以祀五嶽四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出歛雲雨也出雲雨則便不至于旱暵歛雲雨則便不至于淫潦無非欲其生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則君位安矣又曰所謂四望者葢以五岳四鎮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兼有天下之大不能親臨其地故遥望而祭之也又曰鄭司農觧周禮四望以謂日月星海鄭玄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

附辨禮書望兼上下之神

陳氏禮書天子四望達于四方魯三望太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維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内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周禮于望皆

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小宗伯曰四望五岳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為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于大祝衍祭亦以為延祭禮文殘闕不可考也

楊氏復曰四望之說惟鄭氏註小宗伯云四望五岳四鎮四瀆其說為是葢言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也

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舜即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非望兼上下之神可知也

蒐田案小宗伯四郊之兆各為一壇以望祀一方之名山大川舜典望于山川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四望為祭山川而屬地祇也春秋僖

公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何祭太山河海也鄭康成以魯境不及河乃以淮易之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梁山晉望也皆祭山川名望之証也鄭衆以四望為日月星海許慎以為日月星辰河海太山賈逵服虔杜預以三望為魯分野之星及國

中山川陳氏禮書因謂兼上下之神非也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王制說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川視子男蓋四望祭山川之大且遠者山川則凡近且小者就而祭之也公羊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言天子之疆域無所不屆非謂其兼上下之神也楊信齋駁之當矣

又案鄭康成大小宗伯注以四望為五岳四鎮四瀆是矣而以公羊傳河海潤於千里及學記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推之則四望中當有四海邱瓊山之言亦是

觀承案禮有望祭其類不一考之尚書周禮春秋其稱望者率指山川而言先鄭解大宗伯四望謂日月星海而康成不從專以五嶽四鎮四瀆當之是也故此編亦以四望定為

山川之禮以昭畫一也然義有可通則其說亦不得不並存古者祭祀之禮有定名而亦有通號如五天帝稱五帝而五人帝亦稱五帝門行戶竈中霤稱五祀而左傳五官之神亦稱五祀望本遥祭之名祭山川者固秩於望祀而凡望祀者則不獨山川也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有祀享祭之别而祀四望乃與祭山川對舉祀祭雖散文可通而對文則别

是山川地類故稱祭四望必天類故稱祀耳康成注先以岳鎮四瀆還其本稱而後曰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歟可謂讀經精審而據本文祀字以疑之不為無徵也則左氏謂望者郊之細又曰郊之屬杜氏謂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許慎謂日月星辰河海大山而康成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者夫亦各有所受而未可一概屏

除者乎但其常祀則主于山川而已

右四望壇

禮記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

楊氏復曰舜望秩于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

書舜典望秩于山川疏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

蔡傳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也

右秩望祀

書舜典望于山川 蔡傳山川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

王氏樵曰山川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不能親詣望所在而祭之故曰望

周禮春官司服祀四望則毳冕 注鄭司農云毳罽衣也元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 疏云毳罽衣也者案爾雅云氂罽謂之罽則續毛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為罽衣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

鄭氏鍔曰毳冕虎蜼二物不可以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虎西方之義獸蜼遇雨則以其尾塞鼻獸之有智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之以祭四望山川而祀四瀆亦服之者以山川通氣故也

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于外者故以虎蜼之服

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

王氏昭禹曰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考工記玉人之事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疏此亦依典瑞所解謂國有故旅祭四望

林氏希逸曰四望之旅祭用之屬地也

地官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望祀五岳四鎮四瀆也疏四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岳等也

鄭氏鍔曰各倣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春官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注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岳四鎮四瀆 疏四望又卑于神州故降用陽聲第三及用大磬也又曰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者以其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云四望五岳四鎮四瀆者以大宗伯五岳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岳四鎮四瀆也

陸氏佃曰南呂則陰之所成者事

易氏祓曰磬紹也言舜之繼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起于姑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舜之柴望于方岳而四岳四鎮四海四瀆之神咸秩以祀四望亦其類也

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注杜子春云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

鄭氏鍔曰用茅以招之神來無方其招亦非一方也故曰旁招茅之為物柔順潔白惟潔白可以見誠敬之心惟柔順可以致懷柔之禮

禮記禮運五獻察注察明也疏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又曰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也

通典杜氏曰其祭之嶽鎮則升血為始次薦豆籩及爓肉為朝踐　大祭用腥則次祀用爓也爓為沈肉

於湯故鄭云湯肉為爓　時王酌盎齊以獻所謂朝

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熟王酌清酒以

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

訖王又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

右望正祭禮物儀節

大戴禮三正記郊後必有望

通典杜氏曰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

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

蕙田案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則望祭行于郊後可知三正記之言當非無據也

右郊後望

書舜典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廵守至于北嶽如西禮孔傳岱宗太山為四岳所宗故名柴燔柴祭天告至東嶽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朱子曰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

其秩次而就祭之也 註家以至岱宗柴為句其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

陳氏祥道曰廵守之禮凡大山川于其所至則望之故時邁言廵守告祭柴望也于其所過則祀之故般言廵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柴望先于覲諸侯尊神也方氏慤曰柴而望祀山川即詩時邁言廵守告祭柴望是也以天之高故燔柴以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所以告至而已

葉氏夢得曰或曰望祀或曰望秩者秩其無文而祀其在祀典者也

詩周頌時邁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疏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懷柔百神及河喬岳毛傳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疏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巡守之禮必始于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兼四岳也

朱子集傳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岳之崇高而莫不感格

廖氏剛曰河之善溢于地岳之峻極于天其神為難懷柔而言及之則山川莫不寧可知矣是信能成天

使之傳序之意也

國語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韋注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

蒐田寀以上四條巡守望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注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　疏其四望者謂五岳四鎮四瀆王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

四望言之也先鄭以與祭以上絶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其有司將事于四望則有司自有事于四望矣不于小宗伯輙于此言之見何義也于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之也

鄭氏鍔曰軍將有事則與祭者主帥奉祭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小宗伯已與祭于軍中則四望之祭必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先鄭知此意故讀與祭以上為絶句康成以與祭連有司以下讀之恐不成文理戰必禱于神欲氣勢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尤大者國家所賴以為阻固是其為兵之捍蔽

黄氏度曰春秋有事于太廟有事祭也軍將有事謂將以軍旅有事于鬼神也祭有司主祭禱者也與如字祭禱自有主者小宗伯與之偕軍事重將事于四望謂將其事以往也兩將字各義

蕙田案鄭氏黄氏觧與註不同似黄氏為優

先鄭後鄭俱未穏

大祝國將有事於四望則前祝疏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據此經四望以上為出時獻於社為歸時皆大祝前祝以辭告之

鄭氏鍔曰國有事于四望則將戰地之四望與夫軍有功歸而獻于社凡此二事大祝處前告神故曰前祝

肆師封于大神則為位注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疏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四望也

鄭氏鍔曰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為壇以封祟之禮非常祭故為之位

周書武成柴望大告武成 孔傳燔柴郊天望山川先祖後郊郊自近始

蔡傳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蕙田案以上四條行師望

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四望 注故為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 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 賈疏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災凶謂年穀不熟災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

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知者祭山川旣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岳崩四瀆又與五岳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遥祭之故云四望也

蕙田案旅祭名旅四望當即在四郊之兆詩所謂自郊徂宮郊不止天地當有四望在內疏謂四向望而為壇祭之非是

又案此條因災而祭

右祈告望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杜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孔疏公羊傳曰三望者祭太山河海且魯竟不及于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服虞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 左氏傳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何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凡六所天子盡八極之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魯郊非禮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

海曷為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也注側手為膚案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

蕙田案公羊此傳論天子諸侯望祭之事極有精理可為經傳望祭的解方望無所不通對下不在封内是言其疆域之大非兼上下

百神也何注兼日月星辰言之大非

胡傳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吳氏澄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

四望缺其一殺于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

汪氏克寛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太山在魯西海在魯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猶三望左氏傳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猶三望

右魯望

春秋哀公六年左氏傳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注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四水在楚界

朱子曰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卜云河為祟時諸大夫欲去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于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

爾雅梁山晉望也

右列國望

春秋襄公二十六年左氏傳王子朝曰至於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無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昭七年左氏傳韓宣子謂子産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

昭十三年左氏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

注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右祈禳走羣望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岳之匹或省文　疏云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岳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大司樂云四鎮五岳崩注云華在豫州岳在雍州彼據鎬京為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為定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為西岳故權立吳岳為西岳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岳衡山案爾雅霍山為南岳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為南岳者山今在廬山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岳之匹或省

文者五岳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唯見五岳也若然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岳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岳四瀆山川之類亦當埋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庪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爵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

黄氏度曰鄭謂四瀆五岳之匹非四瀆川祭四望則四瀆在焉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唯太山乎其功用大故與社稷同其秩祭

劉氏向曰五岳者何謂也泰山東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五岳何以

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金氏履祥曰案李氏心傳辨周禮五岳謂周都豐鎬則華山乃中岳崧高不得為中岳據爾雅河西岳河南華河東泰江南衡則岳山乃西岳而華乃中岳嵩高之為中岳葢東遷之後也今以此說推之禹貢與

州自有太岳今猶謂之霍太山則堯都冀州以太岳為中岳爾雅河西岳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即禹貢岍山一名岳山又名吳岳今在隴州者是也然則唐虞西岳當以岍為西岳太岳為中岳而東岱南衡北恒爾衡山最遠黃帝以潛霍為山之副然則秦以岍為西岳漢武徙衡山之神于霍山歷代加封岷山多以西岳為言葢有自來矣虞書獨東岳稱岱宗而南西北三岳不名葢當時巡守四岳取肆覲羣后道里之宜爾不必拘于嵩華之為岳也敢因李氏之言以傳其疑

蔡氏德晉曰職方九州皆有山鎮澤藪川浸大司樂言四鎮五岳葢岳亦為鎮岱衡華恒岳為五鎮其餘沂會醫霍又為四鎮通為九鎮而有不同五岳四瀆四海定自開闢以來不可更易州鎮則每代不同舜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即為十二鎮禹別九州奠高山大川周制又殊故鎮與澤浸不得與岳瀆等川則流

行宇內不得以州域分如河自積石而下稱西河唐以來名西瀆以其歷冀豫幽兖而入海故職方以為幽兖之川是也涇與渭洛皆川而職方以渭洛為浸言澤則遺洞庭彭蠡青艸南旺言川則遺黑水赤水遼水固知職方僅舉其大略非可援以定祀典也大宗伯書大傳王制說苑皆特表岳瀆而其餘山川並從同不易之制矣或又疑職方五岳無嵩山有岳山何也說者謂據鎬京而言權立吳岳為西岳而以華山為中岳若以東都為定則華山自是西岳嵩山自是中岳不知雍豫二州山鎮係傳寫錯誤豫州山鎮當作岳山即嵩山也嵩為中岳故獨得岳名雍州山鎮當作華山周之雍州兼梁州之域故華山在雍也

蕙田案漢郊祀志云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自五帝以至秦其禮損益世

殊不可勝記是五岳之名從古變易金氏蔡氏之言是也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　疏經埋沈祭山林川澤總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

崔氏靈恩曰祭之法各當其時山林于壇川澤于坎故禮記云四坎壇祭四方牲用少牢王服玄冕牲玉各放其方之色樂則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鄭氏鍔曰山林有功于埋藏川澤有功于涵容祭山林之牲則埋之祭川澤之牲則沈之各象其德

儀禮覲禮祭山丘陵升祭川沈

敖氏繼公曰升謂縣之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為之也

爾雅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邢疏庪縣祭山之名也庪謂埋藏之大宗伯云以埋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山林曰埋是也縣謂縣其牲幣于山林中郭云或庪或縣置之于山是也又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浮沈郭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大宗伯云以埋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是也

右望祭法

禮記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注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于壇川谷于坎每

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疏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壇坎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于人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馬氏晞孟曰山林川谷丘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能出雲為風雨而有澤以利于人見怪物而有感以敬于人皆有不可測之神故皆曰神

右山川壇

禮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注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樂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

之謂務本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于一勺卒成不測　疏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後祭海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為海本源為委本總之則皆曰川也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亦通矣先祭本是務重其本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為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為聖本也

朱子曰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

沈氏清臣曰海者源也河者委也昔有人問何以謂海為源應之曰海者水之所會也其河之所流者皆其泉脉也譬之人人之一身元氣則其海也其經絡則其河也元氣不充實則經絡不運行矣謂經絡為源

則非也謂元氣為委則非也鄭氏謂源者泉所出委者流所聚葢不知吾之說也然則所謂先河而後海者以河之近故先祭之海之遠故後祭之非故後之也亦務其本者當如是也

蕙田案此以朱子說為是沈氏說非

禮器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太山必先有事于配林注呼池嘔夷并州川也配林林之名疏惡池小川配林是太山之從祀者先告惡池配林然後祭河及太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

方氏慤曰有事謂祭也將有事于大必先有事于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林林則木之所積以其從祀于太山故曰配林

馬氏晞孟曰天子祭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齊人有事于太山亦非禮也然而祭者取之而不非者取其有大小先後之序也

陸氏佃曰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配太山雖曰告之實以肄習其禮即事有漸也

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注舉祭也疏山川有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故削以地

方氏慤曰神祇衆矣止以山川為言者蓋諸侯之所守以山川為大故魯頌言錫之山川經又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天曰神地曰示此以山川為神祇者自其無所屈言之皆可謂之神自其有所別言之皆可謂之祇

右祭山川名義

書禹貢奠高山大川

曾氏曰定其山之高峻川之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孔氏曰奠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易隨卦上六王用亨于西山

朱子本義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項氏安世曰大有九三王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

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讀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于享帝不敢作亨帝也

何氏楷曰如王之祭享于西山誠意顯篤雖鬼神可格而况于人乎王謂九五古文亨即享字西山岍隴諸山其尊者吳岳在正西兌方又地祇陰神也故兌之陰畫為西山又兌為巫

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

何氏楷曰王文王也文王三分有二侯度益謹惟祭境內之山川止矣終不敢越分而修禋祀者也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又按儀禮云祭山邱陵升疏云祭山曰庪縣不言升此山邱陵云升者升即庪縣也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

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太山晉人祭河是也

周氏諝曰天子百神之主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境内之主惟名山大川之在境内者則祭之

張氏栻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内山川山川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感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乎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乆矣夫山峙川流是

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

守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為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

享其有時而應亦偶然而已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

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来

為天子者這一個神明是甚麽大如何有些子差忒

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

不變怪　又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

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個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

曲禮天子祭山川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歲徧疏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

吕氏大臨曰天子有天下故得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言無所不及也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其境内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祭山川祭五祀言有及有不及也

陳氏祥道曰山川周禮所謂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王制所謂名山大川是也諸侯方祀春

秋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是也山川王制所謂名山大川在其竟內是也于天子言天地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舉矣于天子諸侯言四方方祀則社稷之類舉矣言山川則林澤丘陵墳衍之類舉矣

陳氏禮書望祀或設于郊天之後或設于巡守之方或旅于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于其中周

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茅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太山以名公為尸其言無所經見

右山川正祭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

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　疏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

陳氏祥道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祫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所以為尊尊則一而已月令仲夏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盡文之意也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注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

馬氏睎孟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

講義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名源者若江淮河濟之類是也江之源出于岷山河之源出于崑崙淮之

源自桐柏濟之源自沇水故謂之名源也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于澤而復其本源矣故命有司祈祀之

應氏鏞曰夏祈山川百源火勝水弱遵其流委而廣其潤澤也冬祀四海川源淵澤井泉盛德在水鍾其淵源厚其渟蓄也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以海為委而河為源也水重冬祀亦豈非源乎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注四時之功成于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

疏案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臘先祖五祀是為蜡祭並祭山川也是岳瀆及衆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祭岳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小于岳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

右祭山川之時

周禮春官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注順其所在

疏案大司徒職云地有十等此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故略不言也

鄭氏鍔曰五岳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此言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之山川耳不為兆域唯因其所在之方為其卑也

李氏嘉平曰原隰則卑下不祭

司服祀山川則毳冕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注璋有邸而射取殺于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　疏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于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

鄭氏鍔曰半圭曰璋射者琰而出也半圭之璋邸于琮而從下向上皆邪卻而琰出故謂之射璋以象陰

之盛事又從而邪殺之如矢之射見通贊之義以此祀山川則小宗伯所謂兆山川邱陵墳衍者是也

易氏祓曰琮方圓所以象地半圭所邸于地道為不足于以祀山川

蕙田案山川有大小故玉人職璋有長短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又牙璋中璋七寸雖非此璋可例推也

考工記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注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

趙氏溥曰璋邸者就方琮上出一璋以璋而邸于琮琮之方所以象地之體以琮為依托之邸所以象山川之麗于地也與圭璧之意同亦欲山川之神降而依存于璋邸中亦植在神坐前非手所執之玉

易氏祓曰射言剡而出而貫于邸素功則朴質而無瑑飾之文所以象山川有阻固之功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名山大川四方之神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也 疏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于山林 又季冬云收秩薪柴薪柴亦出于山林川澤鄭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百縣雩祀則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

方氏慤曰四監者天子之縣內監郡之大夫也古者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郡使大夫監之故謂之四監春

秋傳所謂下大夫受郡是也

馬氏晞孟曰四監則郊各以監有受其入也百縣則甸服之内所使納總銍秸服者也既卜而芻馬皆謂之牲將殺而告具焉皆謂之犧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謂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

季冬之月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注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疏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内有采地者庶民受田凖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税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税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

陸氏佃曰歷而數之小宰之事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注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疏以經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注言此賦要由民出也

周禮夏官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注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

王氏昭禹曰沈謂貍沈辜謂疈辜侯謂候福禳謂却禍

易氏祓曰飾其牲祓之以文繡謂羊牲也

秋官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

易氏祓曰幾祈也珥衈也沈以祭川辜以磔門四者用牷正也無則以駹代之亦可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注為傷妊生之類疏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之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為傷妊生之類者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

方氏慤曰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為言者葢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

論語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朱注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

陳氏澔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旣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山川曰犧牷注色純曰犧體完曰牷

周禮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注祼當為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蜃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　疏鄭破祼為埋者若祼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含漿尊之象者蚌蛤

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黒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故知落腹也

鄭氏鍔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為蜃形先儒謂為蚌蛤一名含漿則是容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氣為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為國扞蔽通氣乎天地之間蜃之為物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闔一闢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祼尊則畫以為飾祼事用雞鳥六彛見于司尊彛之官鬱人亦曰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彛而陳之則祼事不用概明矣大宗伯有貍沈疈辜之祭此下有疈事用散之文則此祼字為埋字無疑矣祼事用概概亦漆尊也上下黒漆以朱落其腹為飾猶横概然山林川澤財用百物之所出入人所取足而為之神者初無私焉其功利及物可謂平矣

黄氏度曰鄭改裸為埋埋沈祭山川之名此指言山川用蜃凡裸事則不獨祭也知賓客享適子冠凡用裸者皆以概盛鬯

王氏昭禹曰凡裸必和鬱鬯而多少之齊宜適平故以罍以朱帶為飾而横概落腹以概能平物故也

大司樂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注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函鍾一名林鍾　疏云蕤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云函鍾為之合者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之為合也云函鍾一名林鍾者此周禮言函鍾月令云林鍾故云一名林鍾也

易氏祓曰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起于蕤賓之午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

山大川而懷襄昏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

陸氏佃曰林鍾以夏為庇物言之

李氏嘉會曰林者物已成林坤當涵而養之故曰函見蓄養萬物

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賈疏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

王氏昭禹曰兵舞干舞也山川為國阻固敵以干舞舞之干之言扞也

山虞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蹕注為主主辦護之也修除治道路場壇疏此山林在畿内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云則為主者謂主當祭事者也而修除者謂掃除糞洒云且

蹕者且復蹕止行人也云為主主辦護之也者棠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磬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共時用相禮儀者也云修除道路場壇者案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鄭云有司恒主脩除謂埽除糞洒場謂墠即除地之處壇神位之所也

王氏安石曰修修祭事除除地為墠蹕止人犯其祭虞主山林掌其政令且為之厲禁也

禮記禮器五獻察孔疏謂祭四望山川

白虎通周公祀太山召公為尸

右祭山川禮物儀節

書禹貢梁州蔡蒙旅平

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葢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葢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内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然特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歟

雍州荆岐既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陳氏曰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

王氏樵曰刋旅舉始末以包中間刋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

蕙田案以上三條治水祭山川

詩周頌般序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疏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享其祭祀降之福祚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岳無事故序不言漢書溝洫志云四瀆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為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傳高山四嶽也嶞山之狹小者也翕合也裒聚也鄭箋陟登也喬高也允信也敷徧也對配也徧天下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疏天子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則知嶞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

釋文曰嶞山形狹長也

何氏楷曰此詩言武王先于喬岳之上祭天又旁及諸山川皆在喬岳之上望而祭之無所不徧蓋天子省方告祭所以承天命而答人之心禮當如此

周禮夏官校人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四海猶四方

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　疏云四海猶四方也者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為四方云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證過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

鄭氏鍔曰若有祭祀于四海山川則必擇黃色之駒加文飾以將事焉此皆校人之職或謂大宗伯以沈貍祭川澤而祭祀之牲各放其色四海山川乃均用黃駒何耶以玉人之職考之王巡守過大山川所用之璋不同然皆以黃金勺前馬則知均用黃駒者海與山川均為地道黃者地之中色若夫用駒則以巡守而行四方駒有千里之足而行地莫如馬駒雖馮之小者禮以小為貴飾黃駒乃郊用犢之意

考工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射琰出者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為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謂龍口也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于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于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于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黄駒　疏此經說王巡守出行過山川禮敬之事三璋據為勺柄黄金勺以下據為勺頭又曰射琰出者也者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為文飾也先鄭云鼻謂勺龍頭鼻後鄭增成其義衡謂勺柄龍頭後鄭不從元

為衡古文為横謂勺徑破先鄭為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註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明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于大山川已下至半丈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即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是大祝用此經黃金勺之事也云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者校人職文引之者見禮山川非直灌亦有牲牢以山川地神故用黃駒也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大祝用事不言中山川小山川者舉大而言或使小祝為之也

尚書大傳虞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注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為

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為之名

樂正定樂名元祀代太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謡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䜌哉其歌聲比大謡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謡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謡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謡名曰花落和

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謡名曰歸来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舞齊落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注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侏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謡其聲清濁比如余謡然後應律也晳當為析春厥民析晳陽樂正所定也是時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儀當為羲仲之後也龔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中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或長貌猶物象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為謗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于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秋官士皐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

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和仲之後也玄鶴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弘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祀幽都之氣于恒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

蕙田案以上四條巡守告山川之禮

儀禮覲禮禮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

敖氏繼公曰禮四瀆于北禮山川邱陵于西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為之禮川不于北者四瀆尊宜避之也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於此亦畧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周禮春官大祝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注用事亦用祭事告

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疏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言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者言亦如上經大師用祭事告行引玉人職者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此云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非是彼正文義略言之耳云是謂過大山川與者彼不過云山川此言過大山川此不言用黃金勺彼言以黃金勺以義約為一故言與以疑之彼注云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此直見過大山川不見中小者欲見中小山川共大山川一處直告大山川不告中小故不見中小山川各自別處則用中璋邊璋此所過山川非直用黃金勺酌獻而已亦有牢故校人職云將有事于四

海山川則飾黄駒注云四海猶四方王廵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是其牲牢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疏必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黄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

諸侯相見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反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注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賍于適天子也

春秋襄公十一年左氏傳載書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注二司天神　疏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岳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

蕙田案以上四條朝會祭山川

周書武成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孔傳名山華岳大川河　疏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馬鄭云用事用祭祀告行也

周禮春官肆師祭兵于山川則為位注山川蓋軍之所依止　疏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

鄭氏鍔曰兵之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頓兵之山川則無類禡之祭兵之所在則宜有祭此非常祭故為

之位

王氏與之曰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

春秋宣公十二年左氏傳楚子敗晉師于邲祀于河

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杜注雙玉曰瑴環齊靈公名負依也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

上有天子以諏告神曾臣猶末臣官臣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疏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于河神其辭不得稱臣故觧其意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已是天子之臣以諏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曽為重義諸侯之于天子無所可重曽臣猶末臣謙彼之意耳

昭公十七年左氏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蕙田案以上五條行師告山川

春秋成公五年左氏傳梁山崩重人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乗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注主謂所主祭去盛饌損盛服車無文息八音舍于郊陳玉帛自罪責禮山川

右因事祭山川

春秋僖公十九年左氏傳秋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昭公元年左氏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

禜之 注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 疏水旱癘疫在地之災山川帶地故祭山川之神也禜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神不復别其日月與山川也杜言山川之神若臺駘者言此禜祭祭其封內主山川之神耳非獨祭此山川之神也

昭公十六年左氏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淮南子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右禜祭山川

五禮通考卷四十六